

想起一条水沟

王张应

中山岗是村里一条南北走向的黄土岗。吾村的名字，实在有些土气——黄土岭。一条古驿路穿过山岗，形成一段长而陡的黄土斜坡道。村子便因地势地貌得名。村子居中的一座山岗，（或曰山岗是村子的中心），可能是中山岗名字的来历。中山岗名字听起来响亮、大气，甚至时尚，有跟风嫌疑，与土气的村名反差不小。许多城市有中山路、中山大道，它们该比吾村中山岗名字年轻得多。那些道路得名不过几十年，明显有近时代的烙印。“中山岗”却是箕裘克绍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，可溯几百年矣。

吾村形貌，宛若一条正在亭子河（皖水支流）里上水的大鲤鱼。鱼头朝北，尾在南边。北边是河水上游。水从山中来，山是绵延千里的大别山。自六十多年前某日始，水在出山前被一道土石大坝截住，囤积于两山之间的河谷长廊里，蓄成一块大水面。存水之地，古名长冲河，那块水面故名长冲水库。上有深水大渊，下有一尾勤勉努力的大鲤鱼。鲤鱼逆水而行，始终朝着水来的方向不松劲。想到这，我便觉得吾村真是一块风水宝地。水源在大山上，山高水大，源源不断。吾村这条鲤鱼，便有不竭的动力，永恒的活力。奋力上水，乃是鲤鱼不变的追求。

中山岗上有条水沟，由北到南贯穿整个中山岗。山岗多长，水沟就多长。水沟好似中山岗的主动脉，不过它非老天爷所赐，是后来人为形成。长冲河上修筑大坝建成长冲水库，乡人便在中山岗上挖出这条水沟——东干渠，它犹如长冲水库伸出的一条长长手臂。干旱无雨的日子，水库的洪恩大泽，便借用这条长手臂送往远方。

记得当年中山岗上那条水沟，绝大多数时候是条干沟。看上去，好似山岗上一道深刻的伤痕。沟里没水，沟底长出各式各样的野草。少数时候沟里才有水，要么浑黄黄的泥水，要么亮汪汪的清水。浑色泥水出现在下大雨时，落在山岗上的雨水，裹挟着裸露的黄土成为黄色泥汤，流进水沟，顺着水沟由北向南在低处寻找出口。亮色清水则出现在久旱不雨的晴天，那些日子，中山岗两边稻田缺水，坐在山口的长冲水库开闸放水，浇灌稻田。一条水沟便把一股亮汪汪的清流送到缺水的稻棵脚下。汨汨流动的一汪清水，救活的不止一片庄稼，还有一个季节，一串村庄。

少年时代，我注意到这条水沟里水的两种状态。水沟流淌浑黄的泥水，并非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可我还是愿意见到浑黄的泥水，不想见到亮汪汪的清水。清水或与汗水、泪水一色，在水沟出现清水时，村子里的汗水和泪水往往先期而至。

早年在家乡，曾遇多场旱情。大干旱往往发生在秋后，那时“双抢”结束，晚稻秧苗落泥生根。秋老虎发威，喷一口气，火焰四射，口渴的太阳恨不得一天吸干地上所有积水。吾乡是丘陵地区，稻田灌溉靠水塘蓄水供给。风调雨顺年景，秋后多暴



倾心 周文静 摄

雨，且暴雨爱落在午后或傍晚，如此落雨，是老天爷照顾人，雨后气温降下来，让人夜里睡个好觉，于农作物更是大利好。晒了半天太阳，接下来有雨水滋润，田里水稻便发疯拔节生长，一天一个样子。吾乡农谚：秋后一天打一暴，猫狗能得尾巴翘。有些年景，秋后迟迟不见雨，炎热，干燥，村里几口水塘很快底朝天。狠心的老天爷再不开恩，汗水泪水便替雨水浇地。稻田无水，泥土很快由乌黑变灰白，龟背似的开出许多裂纹。

土地干渴的嘴巴，期待一场渴饮。求天不应，老天爷高高在上，不知地面干渴。乡人的希望寄托于村北那口巨大的水塘——长冲水库。中山岗上那条水沟这时节便派上大用场，日夜流淌清凌凌、凉沁沁的山泉水，沿途滋润着大片土地上干渴的嘴巴。水滴到哪里，哪里的庄稼就会颜面鲜亮，重新打起精神来。

水是庄稼的命，有水庄稼才能活。水也是人的命，没水人就活不成。过去，干旱的时节，为了庄稼，人把水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

中山岗上水沟里流淌清水时，水沟沿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人们放下手头亟待完成的农活，坐在水沟边的土坎上，盯着水流，日夜值守。因有值守，便有故事，或曰事故。那些缺水的日子，为水吵架的事儿时有发生。语言解决不了问题，大打出手也不稀奇。平时见面笑嘻嘻的乡里乡亲，为一沟清水到底该流进哪块稻田，突然间翻脸不认人，彼此如同世仇。不过，这仇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场畅快淋漓的大雨后，打架双方见了面，又嬉笑如前。乡人自我解嘲说：老天爷作弄人，把人弄成狗脸变。

印象中，中山岗上那条水沟真正发挥作用，阻止汗水和泪水流出，只在很久以前的岁月里。这些年我回村，在我家附近那段山岗上，早先那条水沟似乎不见了，可能是稻田和水塘经过统筹改造后，蓄水能力强了，不需远道而来的救济水了。那条水沟便失去它的作用，自然淤塞了。也可能在水沟里埋下了涵管，明沟变暗渠了。

但中山岗上那条水流之路还在，需要它发挥作用时，长冲水库的水，便会在中山岗的大动脉里流向远方。而水沟里的清泉，仍会一如从前滋润着干裂的土地，恢复庄稼的精气神，让微笑再次漾满乡人的脸庞。

去苏州

刘笑甫

我要去苏州，最早有这个念头是源自叶老的《苏州园林》，老师在黑板前按着段落，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苏州园林。老师根据课文口若悬河般指点着园林的布局，说亭台，说楼榭，说太湖石之妙……说着，说着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有些哽咽，说：“苏州是个人间天堂啊！只可惜——老师从没去过……”

那是一所乡村中学，我们的语文老师家有土地，妻子因车祸高位截瘫，孩子还在读书，老师除了教书就是忙于家务，工作和生活的轨迹就是两点一线。老师没去过苏州，却把苏州园林描述得那么美好，我想老师也仅仅是照本宣科而已，可是，于我却有了想去苏州的最早冲动。

上了大学，随着对苏州这座城市了解程度的加深，对苏州的向往之情也一日日加深。学业繁重，想去苏州的计划一直落空。直到今年暑假，虽然天气酷热，我还是背起行囊，对自己吼道：“我要去苏州啦！”到苏州时，天刚刚破晓，走出高铁站，热浪扑面而来。安置好行李，稍做休息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拙政园，二十多分钟的车程，终于得见中国园林之母。它始建于明正德初年，有悠久的历史，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。

走入园林，枝繁叶茂，满目青翠。随即我就被园林制造者巧夺天工的设计所吸引，贴水游廊，上下起伏，极具韵律，可以透过花窗窥见山楼的爬山廊。清凌凌的水面，荷花满池，清香远溢。不禁想起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描绘芸娘于沧浪亭制作荷花茶时的场景：“夏月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晓放，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，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”荷塘清韵，露水含香，拙政园才是真正将山与水完美融合在了一起。

早上人还不算多，自己也能沉静下来慢慢地闲逛着，从东园到中园再到西园，从远香堂到芙蓉榭再到卅六鸳鸯馆，三个多小时，走走停停，自己仿佛才真正体味到了苏州这座古城独特的韵味。赏园林的美，仿佛可以读到江南的心，独特的园林建筑独显江南精致秀丽的郁郁之风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杭州有西湖，苏州有山塘。傍晚时分，我来到了位于苏城西北方向的山塘街，漫步苏州城曲折折的小巷，置身古朴气息的青石板路，浓浓的苏式风情扑面而来，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，这一独特的江南水乡风貌在这里愈显立体。河街相邻、会馆林立的景象，不由得让我一次次放慢步伐。

有些城市去了一次，就不再去，也不想念，但苏州去了一次，就会念念不忘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再去一次苏州，毕竟无论是古典姑苏，还是现代苏州，都有不同的韵味让人心生挚爱。

壬寅年中秋有感

陈田

夜色净如水，
月圆泻银辉。
世间多伤憾，
此生能几回？

